

後山居士文集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陳師道無已

序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二卷  
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  
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  
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  
可考正自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

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  
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  
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  
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  
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  
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  
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  
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  
文字紙墨之間其可得乎昔者先王因

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  
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  
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  
可不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  
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  
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于  
民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  
慎之

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  
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  
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  
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  
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  
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  
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  
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者不華  
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

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

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  
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  
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  
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旣敘其文以詔  
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  
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  
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  
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穎師字序



吾里中少年每歲首簪飾箕帚召紫姑  
以戲一歲有神下焉曰吾蓬萊仙伯徐  
君也自是累累而降喜句畫有求必荅  
筆下不休如寫孰讀曰詩擬謝靈運書  
例黃魯直使黃謝見之不能別也後數  
歲來京師遇參寥子始識其孫穎沙彌  
者自言貧不解書夜夢有人授以筆意  
既寤急起索火下筆即爲蘇書於時東  
坡居士三徙萬里島海之間蠻蜚之與

居涪翁亦再逐鬻微廬彭之故處人方  
藉麟困苦必欲其死世亦無敢語之者而  
神官海伯方喜好字畫又以傳世信所  
謂人厄非天窮也潁師錢塘朱氏子既  
喪父與其母俱出家年七八歲時舉止  
意氣已如成人逢時嬉娛居士見而戒  
之遂去不復出居士恠嘆曰不出十年  
聞名東南此參寥之法孫東坡之門僧  
也今十餘年句有家法書稍逼真矣嘗

以寄海上居士以書遺祖師曰妙揔門  
下龍象也吾不復期以句畫矣法穎字  
德秀守素之子妙揔老師曇潛之孫也  
會稽錢穆名之安陸廖正一字之而彭  
城陳師道序之

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  
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醴備  
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

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  
世以此竒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爲  
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于廣陵逆旅  
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  
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  
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  
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  
之彊志盛氣好大而見竒讀兵家書乃  
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

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効至計以行  
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  
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  
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  
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  
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  
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  
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  
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

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  
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才  
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  
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  
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効於  
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  
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  
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  
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

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  
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庫御  
駑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  
之名以爲子賀蓋自此始

###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爲今學  
隱約俗間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  
計世所好惡數從重客過下里窮日而  
後去如是者數歲士之從吾游者始若

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唾其面而今願交  
去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游於世  
師儒達人皆大父行天下望士忘齒屈  
執與之交好譽問甚偉元祐元年春生  
從其親出守漢東世之知生莫吾先於  
其別請以言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  
其棄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棄之於  
始衰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  
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



斲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  
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  
在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  
之說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  
盡是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  
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導其聰明廣  
其見聞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  
王氏之學如脫鑿耳窠其形模而出之  
不待修飾而成器矣求爲栢璧彝鼎其

可得乎昔者子孔子謂闕黨童子非求  
益乃欲速者也坐則居位行則先人其  
志盈矣無以復加矣而闕黨童子後無  
聞焉子韓子謂張童子曰長與少異有  
成人之禮焉童子之所學未足當之宜  
息其已學而勤其未學可也童子以數  
歲通二經則竒矣使四五十而不加又  
何竒而張童子復無傳焉吾年如生時  
見子曾子於江漢之間獻其說餘十萬

言高自譽道子曾子不以爲狂而報書  
曰持之以厚吾之不失其身子曾子之  
賜也吾以謂三君子之言可法古之學  
可道今之學可戒也以爲子別

寇叅軍集序

大父鹽鐵府君外大父潁公與文忠蔡  
公好太常少卿寇君蔡之出也游二大  
父之間而輩先君兩君卒二氏之子弟  
居同邑學同文情同好也寇氏之伯曰

元老喜事而多能張李氏之墨吳唐蜀  
閩兩越之紙端溪歙穴之研鼠鬚栗尾  
徃毫兔穎之筆所謂文房四物山藏海  
蓄極天下之選傾家破產急士之窮輕  
身下氣而交名勝士多歸之者其季曰  
元弼一無所好顧嗜酒與詩方其展紙  
濡筆立下疾行倏忽數十百韻衣冠在  
傍合手起色駭歎不暇然成輒棄去不  
復愛惜非如世之詩生窶士牽課臨倣

吻頰鳴悲歲鍛月鍊者也昔魏晉之士  
當嫌疑之際能暴名著而身在位既不  
得去又不可死於是有所託以逃其生別  
離羈旅流放憂畏之士顧無可樂於是  
有託以快其心私怪季氏無一於此仕  
雖不達而不以事經意其於失得則輕  
而亦好酒無日不醉苦心竭思搜索賢  
胃如與世士出竒作新夸多而鬪捷以  
角一時之名者與之久則渙然解超然

悟而後知其非嗜味而嗜醉非遺意而  
遺事也其學陶氏公孫氏者與元弼既  
歿家無留藏其子某索于里中得詩若  
千首文若干首而第次之以請於余余  
勤其成而尚其志也爲之序而藏之兩  
家使後之人知吾與若世好之如此也  
元弼名某仕爲許州司理叅軍

持善序

世之力者有五曰佛曰法曰善曰惡曰

願善爲至矣然難行而易失士之始學  
善新而惡熟福輕而障厚旣難其大矣  
而小又作輟其爲善豈惟其難而魔力  
撓之也其爲不善豈惟其易而業力使  
之也是故先佛雖有種子之喻又有湯  
冰焦穀之比且堪忍之士界則五濁時  
則爭鬪人則弊惡緣則空法則末劫則  
陷爲之不亦難乎善出於習而習不足  
恃也中人而下善惡並作而更報一出

三塗則失之盡矣豈惟其然異世則失之矣聲聞所不免况於衆乎豈惟其然異念則失之矣前念之善與念而盡後念之惡與念而興其失不亦易乎雖然爲善有道願者善之所出也願之於善猶業之於惡能持其人使不退失故無願則無善無業則無惡是以學者先願而後善豈特善焉雖法與佛有不由此者乎故華嚴七地之菩薩大願力所攝



如來力所加自善力所持而得無生法  
忍聖且假之人况其下乎夫願本也善  
與法佛條葉華實也善非願不生佛非  
願不成更百化而弗渝盡未來而不斷  
其爲力大矣願者心之用則有自力以  
理爲因以先爲證則有他力具自他之  
力大其宜乎證至於佛萬法一空其所  
不盡者願也衆生盡則願盡其無已乎  
若夫善而無願與願而非理則爲福而

已敬則貴惠則富世有貴富而不敬不  
惠者以其無願而失之也雖然士以私  
智而為願孰與効先之已試乎先佛之  
願莫大於妙德莫要於普賢十方同一  
時住世之佛皆我所導而後成聖不亦  
大乎萬德之行出於十願不亦要乎是  
以諸佛同贊而過見菩薩自謂不及也  
元祐二年春徐之東禪主者懷超夢出  
庭中見二大師象繫于木下恠而問之

對曰此陳教授氏之物也是夏師道始  
承命至則館于東禪豈於二大士緣有  
素乎紹聖二年之春客東都晝而燕坐  
見大通禪師俯案指授使具二願於是  
頗採華嚴寶積而第次之願與信者而  
盡心焉

送參寥序

妙摠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  
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

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門名于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鷲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

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  
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  
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  
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爲丈夫者  
乎於其行敘以謝之

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而無才雖久且近  
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竒偉  
麗無不爲用者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

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  
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  
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竒才乎北  
出東都門沙行數百里夾河而城者今  
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  
介馬無脩阻麗華之觀頽垣弊廬棘荆  
沮洳無池臺花園鳥獸魚鱉之美吏不  
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揖不  
通勞苦無飲食歌舞游從之樂彭城顏

夫子居既踰年征商摧酷號稱才官身  
雜徒吏下爭細微無間燕之樂彭城顏  
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  
道西游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于左  
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遯穿  
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竒如在  
巖崖之下洲游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  
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杳靄之際漁釣  
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

內市井之中甕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爲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爲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爲人之偶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爲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大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鷓鴣孔子之猗蘭人



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隣之子西隣  
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爲意謂之  
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爲  
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  
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  
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  
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  
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以異  
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仁

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爲用才足於身而後物爲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爲之序以詔學者

### 章善序

余讀毛詩卷伯而悲之行而不審蹈其所悔嗚呼其可不慎乎故君子致思焉於是作章善夫修道以德修德以善爲之者善也志之者德也志則存矣存則

志矣德之成也士志于善以成其德德者道之本也行者道之用也行始于身而及其親因親以君因君以民行至于民則盡矣故爲道必始於善公輸子之技不以規矩無所用其巧是之謂法法者古之制也君子以法成身以身成法言以古爲師行以古爲則雖然因人而善也譬之宵行假明於燭而燭非明也而學者以爲明謂之失己言者自言也行

者自行也謂之成德譬之目焉升高臨下物無遁形故無擇焉故爲善必始於法士莫患於僞而徒善次之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僞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可不擇乎君子學而後行以成義也故爲法必始於學於是明古之制與其疑謀貳行隱志晦德而論著其合否考之其世稽之於經質

之於友而定其論使學者有考焉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卷之六

六

...

山縣士文集卷第十六

...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陳師道 無已

銘贊疏文

蓬室銘 并引

宿遷邵生築室以蓬名而求余銘銘曰  
邵也善羣其能處獨曲几方床土階蓬  
屋詩書在前圖史左右求之古初以復  
吾有

晦迹齋銘

昔之處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積之問以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黃樓銘

并序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



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洳  
南壞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  
守臣蘇某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  
怠以勞其人興發庶兵固弊應卒外爲  
長楫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爲大堤附  
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  
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  
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  
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

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甲子制誥諭意臣某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同力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又爲之銘臣師道大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

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  
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  
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  
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  
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  
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忘其不佞冒  
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成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  
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

四遠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  
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  
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  
平明聖成能人神効祥靈平吉成百穀  
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  
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邇昭遠揚  
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  
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  
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

永無疆

孔北海贊

世以曹操爲英雄雖孫仲謀甘出其下  
而文舉以犬豕視之豈知不免而遂不  
屈蓋其高明下視之耳方操微時幸許  
紹之目以爲重匈奴使來自謂不稱而  
代捉刀其自處如此至其自比劉玄德  
謂素紹不足數特居執使然耳玄德之  
死謂孔明曰如嗣子不肖君自取之其

勤勞一世蓋不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  
操非其比也操惡禰衡而畏殺士之名  
故以衡予劉表而不以文舉與人卒自  
殺之其不畏之亦至矣劉毅家四壁一  
擲百萬世亦以爲英雄小遇鵝炙丐乞  
如奴婢孰謂英雄而以一齧動其心哉  
此其操之類乎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  
者所以制欲非勝人也是故自用之謂  
英自勝之爲彊

劉道原畫像贊

是非賢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  
皆愚而後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  
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  
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為賢汲黯  
為戇至于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  
反蓋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  
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  
行別析是非白黑絲髮不貸如權衡量

度如水之鑿如繩之度既不可欺以私  
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炎執力  
排山倒海不置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  
故終其身亦不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  
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而念  
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遠  
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  
大將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怨  
漢至不沐浴三十年獨畏黯不敢發又



爲之寢謀其君臣相謂丞相可說大將  
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復不敢刺  
則其同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釐以  
其不知利爾利非黯所知也丞相則知  
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時承平故  
其効莫見雖然小人之爲不善蓋有畏  
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小哉紹聖四  
年春過巨野佐有羲仲者其子也始拜  
其像而歎曰晉人有古廉藺雖千載凜

有生氣曹季雖在已如九泉下人士雖  
後之其何恨爲之贊曰

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校後  
前其剛斯何寧折不靡其直斯何正人  
如已賢則過之張而不弛維利不嗜不  
侮不畏貌不踰中氣蓋一世維死不忘  
子立特起黃范司馬旣敘且銘自足以  
達况茲其人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  
丹青益永厥聞

觀音菩薩畫贊

龍眠居士李公麟畫觀音像加趺合爪  
而具自在曰世以破坐爲自在自在在  
心不在相也大通禪師刻板以施學者  
陳師道稽首贊曰

德孰不仁聖以慈稱施孰不廣聖以廣  
名三江九河爲一大海非一非異清濁  
何在兩目兩手而爲千萬吾儕小人左  
右異便願我衆生從聞反原盡十方界

一觀世音

又

有聲則聞我與衆生有聞無聲惟觀世  
音因聞而悟悟不以聞觀自觀他與物  
而形相即是妄妄即是真真妄兩忘百  
無不存我以耳聞聞不以心隨處而用  
鼻口亦聽孰爲我師犬吠驢鳴生我與  
佛普同一名

代興龍節功德疏

信義在躬已協天人之助乾坤莫報更  
資覺法之因爰屆誕期用伸至願 皇  
帝陛下伏願憑覺皇之外助効臣子之  
內心如河海之靜淵與天地而長久

請興化禪師疏

南北不異禪律相資曲士拘文起差別  
於耳目至人達觀示平等於寃親不有  
別傳孰開異見某公尊者承佛授記爲  
世導師紹雲門之正宗分慧林之半座

望破頭之氣知正法之傍行觀優曇之  
華信異人之間出知時莫逆觀化方隆  
毋辭千里之行以尉一方之望

興化寺請真修造疏

有爲雖幻是惟聖證之因興事其時信  
有異人之至真公大師行成于律法得  
於心志如金石之堅施有龍天之助勉  
從勤請後發願心

請觀音禪師疏三首

出處有緣相時而動去來無意以衆爲  
心某公禪師行歷諸方歸安一榻湛如  
止水衆至則形殷若震雷物待而發惟  
茲東刹今號左禪乃古宿之道場而昔  
賢之施會異人間出衆志大同續圓通  
之法燈成先佛之遠記法施務廣當衆  
建而共持祖道大行復一枝之旁出  
知者不說語言所以爲人德必有能住  
持乃其餘事某公禪師言未發口而達

者知其有道功未見事而談者知其有  
才信淵默而雷聲由孝友而成政顧茲  
勝地宜得異人祖令當行正須無說羣  
能効力不假有為願効至情同伸勸請

世當末法方葱嶺之西歸地則左禪乃  
福城之東際人天合力緣法同時某公  
禪師徧歷五宗頓開千眼着衣喫飯肯  
學瀉山之禪得髓與皮不落少林之句  
十年面壁未遇知音千里同風是歸作



者無緣處說法有佛處稱尊勉徇衆心  
以成本願

觀音院無盡供疏

化無高下一念徧於大千施有少多半  
顆等於百億是憑念力用作妙因樂與  
信心同茲勝利

觀音院請趙居士疏

觀音古刹地聖人凡穎上名都信深緣  
孰是興無盡之供用開大施之心趙君

居士見遠察微有家無累悟解不立已  
契祖師之禪悲願未終更廣衆生之福  
憑茲一舉以効初心

觀音院廣疏

大士創始三百衆之所居末法再新二  
十年之已廢是憑衆志同此勝緣倉廩  
空虛孰爲饘粥之費棟宇傾圯不無風  
雨之憂誓殫拙者之心庶動仁人之念  
請月長老再住薦福疏

世不愛福乃末法之弊心倦於利生亦  
菩薩之魔事既去來之無意雖一再而  
何嫌衆之所同時則未艾月公禪師一  
宿法雲而出世道與時行七歲薦福而  
退心衆所疑着國師三出未偶勝緣瀉  
山九年不須心躁守株待兔雖達者之  
不爲面壁磨磚亦古人之常事未忘本  
願復順衆心不下禪床徧周法界閉却  
方丈默聽雷聲

薦福院齋僧疏

尊道廣福既聖教之所同勞舊勤來亦  
世情之攸尚願以小人之意仰同君子  
之心圓證禪師以七十之年曲從衆志  
捨平生之舊來赴新交涉遠忘勞所過  
成化擔囊振錫其從如雲方茲掛搭之  
初宜有洗滌之供以爲一國之倡共結  
多生之緣

華嚴證明疏

弟子陳師道與妻郭悟同心共施因慧  
嚴大師宗永買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  
八十一策并櫃二隻及請曹州開元寺  
上生院講主重寶慶讚者右仗以因緣  
契會得有此經慶幸平生孰如今日實  
身貧而家富將口誦而心通誓盡此生  
敬供不息在在處處如佛之存劫劫生  
生以今爲始伏願諸佛所說如慶喜而  
常聞一生之間與善財而同證

代司理院獄空道場疏

幽圜空虛實作太平之象法筵崇飾聿  
修典禮之常惟此徐邦素稱劇郡獄無  
虛日市不絕刑解網施仁奉聖朝之初  
政治絲從理資賢守之良能迨此一空  
敢忘大報伏願刑設弗用人自不寃熙  
熙如登春臺濯濯鞠爲秋草更憑梵力  
溥及含生

代醮青詞二首

天運有叙六十歲而一周人心所歸五  
千言之大典惟此庚辰之歲是爲本命  
之年數之所窮理有必反不勝恐懼是  
用祈禳攷案舊章修陳薄禮惟衆真之  
厚眷下顧弊廬假青章之微詞仰陳危  
懇多生之臯願以懺除百歲之年敢祈  
陰錫道心浚發妙行具修疾癘不侵善  
祥來集誓依真教以畢餘生溥及羣情  
同斯勝福

天道好還雖善惡之必報玉書有訓苟  
懺悔而必原不勝至情仰干洪造惟知  
罄竭期在愍憐竊念臣妻某氏罪惡貫  
盈禍災積集天之所棄鬼得而誅一病  
逾時百方莫効惟歸窮於覆載庶有望  
於生全伏望三聖眷懷衆真敷佑赦其  
萬死錫以餘年螻蟻微生敢希求於再  
福桑榆暮景期沉滌以自新

代春祭羣祀文



春祈秋報國有常典爰歷靈辰敬共祀  
事風雨時至百穀順成惟神之休民之  
望也

代德音祭羣祀文

天災時行雨雪爲虐上憂勞東方爰下  
赦令施德宥臯以當天心復詔守臣致  
命羣祀神其鑒之有當上意也

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焉行修于鄉而名昧

于世豈君之澤而人之蔽耶世不識君  
曷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有銘于  
石以播厥美使孫如子君則不已國人  
之思奠以送之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尚德而報功三代以來共之穎故有  
學而置師弟子真講試如法蓋自公始  
穎之爲州尚矣而良士大夫生而善其  
俗歿而祭于學者亦莫盛於公惟公翼

亮 三聖出入十年建明大策以康社稷是宜配食清廟而茲歌之豈特稱一邦而尉一鄉之思哉師道承命爲吏有列于學授事之初敬修故事

潁州祭佛陀波利文

惟歲之初雨雪間作吏失其職而爲民憂徧于羣祀不承其休顧惟其窮敢以禮請大士哀其不辜報以如願天地開霽三辰粲然蠶桑以時穀麥布野前守

蘇某以聞于朝請以大士之所居爲光  
梵寺以修民之敬心月旣晦矣吏其忘  
之惟大士之天眼妙心求施且不得寧  
復有報而禮有祈謝不敢不共

代郭氏焚黃文

故事天子祀享天地同休諸臣施及存  
歿某甲以散郎竊位于朝與有追榮之  
典自衛尉少卿卿中大夫三告于第其  
所以褒郭氏之意甚寵旣藏于家又焚

其副書以追錫於地下則天子孝治之道亦已至矣顧惟不似何以及此惟是先大夫之餘休遺澤積厚流長故能生享其祿歿受其報則天之報施善人不爲不至也故敢以告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文山居士文獻卷第十

之性大士之天

不取不共

不至也姑

受其時

之

全矣

不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陳師道

無已

墓誌銘

墓表塔銘附

宋處士墓銘

處士諱豫字微之世家彭城白鶴里曾  
父惟幹諫議大夫祖說贈工部侍郎父  
仲容駕部郎中兩娶姚氏太常少卿坦  
之孫治平二年年三十以卒熙寧五年  
從葬大彭鄉之清東里始處士昆弟四

人以行藝爲名人始大其門其後伯仕  
不偶叔季皆早死處士亦以疾廢而宋  
氏微矣處士始學忘寒暑寢食博聞彊  
記而疾旣瘳屏事絕客讀老釋氏書窮  
名理外死生時以詩自娛人謂處士壽  
矣而卒天之報施非耶旣卒子章始生  
姚夫人年尚富以禮自誓又成其子元  
祐二年仕爲鄧州司戶參軍而夫人卒  
年四十八於是兄子清亦旣仕矣能世



其業繼其聲者天之報施非耶始處士  
葬不及銘明年閏月祔夫人之喪乃來  
請銘銘曰

宋氏之興自君兄弟孰厚其德而嗇其  
位謂天不臧亦既有子歸安其居千歲  
之始

李夫人墓銘

夫人建昌人李姓溧水尉贈特進之子  
大理丞知康州黃庶之妻集賢校理佐

著作庭堅之母也初特進賢其子不妄  
與人久之以歸康州康州佐大臣幕府  
持議不撓大臣外敬內懷以故官不達  
夫人安之以相焉康州卒子稚而貧夫  
人以喪還葬豫章遣子就學或勸以利  
夫人曰自我家及兒父時未嘗不貧何  
用利其後校理仕於朝名偉人士傾下  
之然亦以是數致言者校理謝不謹爲  
夫人憂夫人曰大者吾望汝細何憂焉

夫人始封壽光校理辭所拜官進封安  
康郡太君元祐六年年七十二卒于東  
都五男大臨叔獻叔達仲熊校理其次  
也四女有婦行長爲洪氏婦其死不幸  
校理是以賦毀璧也於是大臨爲梁縣  
尉而仲熊卒諸子名文行而梁縣法度  
之士也世以是賢夫人明年合於康州  
之墓在分寧之臺平實雙井梁縣與其  
羣弟使來言曰先實知子子其銘以壽

吾先師道學於校理貧不自食又客焉  
知其私爲詳不辭而銘銘曰

婦患不德不患不能惟其身之孰不承  
之特進之子康州之妻善於其身內外  
具宜翁姑如親夫夫婦婦盍監其子則  
知其母孰吾孰汝五子如一敬而不忌  
以有其室娣姒之間庸庸坦坦不愧以  
長覆護其短內仁族姻外事賓客哭有  
餘哀室無遺帛孰不貴富以亡爲存孰

不老壽以死爲生死而不腐何有於文  
我其矢之以累斯人

魏嘉州墓銘

魏氏望鉅鹿自漢兗州刺史衡之曾孫  
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辯毅慈  
明爲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於國譜  
又五世而至司徒蓼蓼之子別居歙之  
婺源其後四世而至尚書禮部侍郎諱  
羽爲太宗真宗三司使十有八年

而生龍圖閣直學士諱瓘見微致大功  
昭南邦以吏部侍郎歸老下蔡葬壽春  
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太尉在名臣之數  
別爲下蔡之魏太尉兩娶刁氏有子十  
一人君其第十子也諱紹字承之任爲  
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縣禁捕博而盜  
止留守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歲大饑  
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  
以下估而後聞旁近賴之通判絳州行

州事新廣學具師徒士故沉浮俗間檄  
縣諭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焉後  
以右朝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  
而今樂用朱桑人始病之久而微矣不  
給其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良守哀之  
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貴多求者  
既至摹其石詩以報黠賈奪人鹽井更  
數守訟不決君刑而還之君孝友慎和  
而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常有

勞再登格而賞不及君亦不自言也紹  
聖元年二月己未卒年五十七明年二  
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崇榮二國  
夫人而所生何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  
李氏左金吾衛大將軍忠吉之女封壽  
安縣君三子男汶女嫁蔡州助教刁寶  
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曰葬  
有銘君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  
具其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母



異也既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晁婦曰  
其陳氏乎不則沒吾父矣晁載之曰士  
求銘於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  
異乎其婦曰盍索其詞以固請乎於是  
汶來余於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久又  
與俱來其何辭銘曰

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作有承以有其  
位再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  
其世捷爲之政不侮不畏更四十年良

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夫人之去  
銘則不愧

朝奉郎魏君墓銘

朝奉魏君諱濤字信卿其先自魏徙徐  
爲彭城人父吉贈宣德郎母王氏壽安  
縣太君元祐二年四月六日卒于家年  
五十七娶劉氏昌樂縣君有子曰衍紹  
聖三年十月十七日葬于白鶴鄉立德  
里之故塋衍有文行力貧以葬曾妣而

下八喪鄉里既共其事而師道又考次君之志行張施而石銘之君始以進士爲濮州參軍賈以賂冒官族脫市版州下其事君不受其爲河東從事佐經略使劉庠契丹與河東爭界而廷議欲割界之遣使臨議庠以屬君使不能屈則臨以威君不爲動於是復憲州築惠寧肅定神木三堡聲勢益張契丹亦不競也庠由是益知之謂可當大事士有罪

當贖而後使欲刑君獨不可使武吏叫  
怒僚吏却愕君又獨曰希意順事爲白  
計耳於公何有况又非某之所能也使  
雖不喜而竟屈焉其知承縣兩仇鬪而  
傷決遣而傷者死仇不自寃而君疑之  
求其故而未得死者之子許于監司怒  
有惡語君嘆曰官可奪囚不可殺不爲  
具獄後得其實是夕罷歸醉騎及門墜  
乃死驗其隣果然其治明毅所至不寃

而承人思之至今衍常至其縣一縣之人喜相告曰吾著作之子也著作君故官也其監團柏鎮軍興運夫過其郭突門劫庫兵君出告曰爾去家度塞父母妻子數日待還今雖挾利器懷重寶何所歸乎衆諭稍去遂定君生十年喪父哭之過哀十八試禮部聞母疾而還其孝蓋天資也家產萬金委羣弟不問在亡後爭分君又多子之有難之者君不

荅召衍而指其書曰讀此不患貧矣君以不欺爲心亦以告人問其說曰不自欺耳而人信之外屬爲徐守見而賢之數薦宰相將用矣君辭或問之曰班固以事實氏爲後所笑可使後人笑我耶

銘曰

魏氏隱微及君而興得不償出亦古之曾凡君之行出於不欺邑人之傳我則

著之

昌樂縣君劉氏墓銘

師道旣銘魏君而葬葬後再歲君夫人  
卒卒之三十六日合于君之墓其葬速  
不及銘歲之八月其子衍始撰其行與  
事以請將著之石而納于隧以明年之  
三月師道旣與爲禮遂略其詞曰

劉氏之先自咸陽而東留彭城其後有  
昉娶高氏高有行能以五行逆順知人  
衰旺休咎子孫數十人謂夫人與其女

孫必大以歸君與鄭氏君諱濤卒朝奉  
郎而鄭丞祕書皆有封邑夫人事姑如  
母視諸子而生接微如上君爲濮獄掾  
里豪有獄因乳醫獻大珠數萬夫人不  
取遂絕醫君彊直數事忤上官夫人諫  
曰子以祿爲養巽以行直毋危言以近  
禍而憂其親君氏富羣弟盡用且負君  
又償以祿夫人不以爲難君卒而家弊  
亦不戚視其子之學否與其客之賢不



肖以喜憂曰爾父常謂保身如保器但  
虞傷缺耳師道於是知君夫人元符元  
年秋從其子依沛之石氏明年二月乙  
酉卒年六十六其歛與歸費出石氏其  
葬也邑人共之夫人一子衍也來學故  
其葬不以銘屬人銘曰

嗚呼夫人而有行也其學方興與其善  
也身立名揚親則顯也嗚呼夫人其無  
遠也

仁壽縣太君盧氏墓銘

夫人興化人其父建隆謂黃氏後復大  
謂夫人宜之以歸其子贈朝散大夫世  
規寔生五子曰陶隱隨陞隩大夫以爲  
材使皆就學擇師而從貧不憚遠夫人  
相之補洗必親焉大夫卒家益乏而夫  
人教益力居七年而兩子仕仲爲御史  
殿中貳國子或使或守遂封仁壽縣太  
君夫人旣成其子張其宗以續其世孫

曾在前究樂厚養而自若也紹聖四年  
司業自徐徙福夫人於是年八十有二  
閏月甲子卒于行隨早卒陶爲宣德郎  
先卒陞繼卒家世葬閩中於時司業貶  
徙睦州不克反葬乃以某月甲子藁葬  
于某初司業以喪過潤遇晁子補之使  
問銘于陳氏是夏晁子過徐致意師道  
對曰吾常屬其私是宜銘又嘗銘人之  
親矣其何以辭於是書抵睦報命是

秋司業以狀來師道讀之曰此吾之所  
聞也銘曰

昔人有云知子其父歸于大家顯有其  
助君舅君姑既安既沃獨單無旅弗懈  
弗訢上承下御不嚴以恕自約而顯不  
新以故有費無妄斥靡而素申之于家  
不戒而度周而不積有求必裕人以爲  
德不色而懼實實祗祗不銘而著何以  
銘之孝子之慮

仲父榮州資官尉陳君墓銘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爲懷州有相者  
過之使視諸子謂君不宜仕慶曆中君  
以任爲試祕書省校書郎調榮之資官  
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環之  
折博務皆不終謂君非不仕特不宜爾  
何妙耶然則形骨可以知其貴賤氣色  
可以知其咎休而荀子非之何也元豐  
幾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

三女嫁李某邵敏脩張某敏脩今爲臨  
淄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父  
前崑山丞珣葬于彭城呂柵之大塋君  
娶解氏光祿卿程之女亦不終故其葬  
不祔銘曰

昏官不卒則歸之天如何不淑又不得  
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  
子孫

季父上騎都尉陳通直墓銘

先大父有五子君其季也諱某字粹父  
皇祐元年大父爲三司鹽鐵副使行視  
河還而卒 仁宗懷之官其一子七品  
京官復詔有司毋以爲例君由是爲將  
作監簿遷太常奉禮郎大理評事衛尉  
大理兩丞太子中舍改通直郎監杭州  
楚沂三州之酒稅元豐四年年四十矣  
卒于下邳娶莊氏永和縣君生三女嫁  
段辯耿壽愷高友諒大父有世材故其

子皆長於吏君所試小未足觀能否亦  
無傳聞然杭於今號繁劇視天府而孫  
威敏沈文通兩公爲前後守之取某至  
杭問其所治莫能稱說君事沈公獨能  
記之由是不試知其能君無子其兄崑  
山丞珣用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幾日葬  
于彭城呂柵祔先兆之丙銘曰

材則不試生則不年天耶人耶孰知其  
然葬之者兄銘之者子孰嗇其存而厚



其死

張居士墓表

居士張隆字君道蘇之吳人以書計爲  
縣簿史樂聲色酒博以自放年二十八  
有名比丘諭以臯福真幻卒然悔悟委  
家絕世專意釋氏衣粗食淡奉菩薩戒  
滋久益嚴從雍熙道場元智法師授華  
嚴義手具疏抄禮華嚴法華楞嚴經起  
信論法界觀清涼抄疏及他經凡數百

卷字一致敬又以梁懺爲衆禮佛十有一焉其稱佛菩薩號每以百萬數率衆供僧每以千計言聽事治人以爲能曰吾非自効爲作龍華之因爾日再至講所習天台賢首二教退則禮誦跪遶閱大藏經口不絕聲身不曠禮夜盡三更迨五鼓而興每三八日會家衆供佛說教以終熙寧六年十月旣望年四十八矣且有厭世語遂與其子宗永別旣講

還未至覺背痛至則跌座誦觀音號掖  
以如寢及席而逝常曰吾死用浮圖法  
於是火焉明年冬至葬縣之南里娶聞  
氏產四男子圭崇宗永湜初居士以兩  
子事浮圖師既卒崇復家而宗永遂爲  
比丘號惠嚴大師初居士竒其子故捨  
自其幼時有勝會必與俱以導其志其  
後往來江湖間事圓通禪師圓通來居  
東都法雲以爲修造主於是合衆施爲

殿藏門寮前庖後寢凡費六千萬更十年而後成長者廖寧一見施千萬爲三佛六菩薩十八大士羣從衛之象其所爲必極天下之工旣成而去於是惠嚴之名行於方內相傳以爲神竒而不知其所余也顧其中有大焉而未試也語曰知子其父果哉初居士葬不銘余與惠嚴好於其別爲次其行使歸鑱諸石以表其阡以慰其鄉之思以啓後人其

勿壞

魏府君墓表

君諱宗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  
幾年東人饑天子出使振業之募民  
出粟而賜以官君於是爲州助教其先  
累富父齊爲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有  
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  
而親緩急扣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  
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倍息或

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  
當否惟所欲有來以篋使自驗而不發  
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不復人必  
不為也及疾屬其子於母兄以學度不  
可償與償而後者皆焚其券後其兄病  
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熙寧  
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  
一男四女紹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滌  
謀于其宗自大父而下與君凡幾柩別

葬于大鼓鄉之新城村滌舉進士方質  
謹厚不談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巨惡  
人所唾罵一歎而已家雖貧不苟受將  
葬宗不共其費或開之曰葬吾責也使  
不同吾且專之而况有助乎余由是與  
之游始葬欲余銘而不敢請既聞而哀  
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之  
思曠曰車而使人憚借何以爲也遂焚  
之思曠之車與人共之猶以爲難則余

之色辭拒者衆矣於是申以敘之使陳  
諸墓古者葬以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  
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  
厚葬既封植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  
又揭于道既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其  
爲不朽極矣雖然韓退之爲銘文數十  
去今幾時穹石偉畫顧無存者而其人  
之事功燁燁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  
知金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



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

法輪院主塔銘

宗本苗姓宿之虹人連喪兩親顧不及  
報乃去家爲道居徐之法法輪院慶曆五  
年試所誦讀爲比丘明年具戒遂主院  
事元祐元年旣老而傳四年十一月晦  
寢疾而逝歲七十一膺四十三元符二  
年二月甲子其徒法懿法珎法惠法如  
法堅用天竺法葬于某徐故尚法而宗

陳六  
十六  
相集鼓相聞講席相因學者四來於東  
方爲盛而頓師禪子所不至則無所於  
館公始除舍修供以待其來數請師說  
性教而時至緣會野俗先變向於禪矣  
其起信廣道公有與焉余與公游相好  
於其葬銘以送之銘曰

聖有去來維緣與時法無高下悟則同  
歸人而有爭棄理用情知者不言道則  
自明孔李二氏與釋而三一人之傳或

說或參人有利否教則多門何以二之  
白日青天時移俗變昔法今禪孰爲子  
奪同業而然因則然矣緣則何其有風  
有自爾公預之

比丘理公塔銘

紹聖元年九月癸丑比丘理公卒于汝  
陰之薦福院年八十一臘四十三戊午  
葬于西郊始余爲府屬聞其聲數過之  
與語敬焉其後去官如東都往問其疾

且別於是疾久矣貌言如初既別且曰  
公老而疾有如盡緣我其銘公嘿然歸  
則葬矣其屬永圓既治其喪又具石以  
請公名悟理趙郡袁氏子也去家居東  
都寶安院持律嚴密徧習相性圓教始  
出汝陰證悟禪師在焉聞其道輟講謝  
徒而從之證悟敬焉使如瑞光又事圓  
照禪師久而還居薦福日誦金剛行願  
兩經闔戶禪觀不近人事凡二十年類

人向焉晚謂禪者普仁曰明年吾往矣  
既疾又謂永圓曰九月十八日吾其已  
乎實以既望坐逝後三日而用火蓋先  
期焉使以所誦經與所著書從葬問故  
曰葬有塔諸天致敬我不足當也得此  
則免矣既化舍利五色骨如積雪銘曰  
理公諮諮既平以直且學且棄以究其  
極下席散徒行其所難闔門謝事二十  
其年兩林孤園過者敬之有經有傳以

及我師

光祿曾公神道碑

寶元康定間屬羗叛亂西邊苦兵天子  
恤勞吏民制詔二府謀于衆庶以協大  
同士爭論戰守計利害以幸潤澤於是  
時儒者曾公從江南來上書曰先王詳  
內略外化成人和誰能侮之不然憂在  
內不在外也願惠中國以寧內憂其後  
明黨之論興變更大臣公上書曰羗夷

盜邊病在膚革非國之憂正邪亂聽心  
腹之疾憂之大也惟聖主明辨之以幸  
天下明年又上書曰今東宮未建置宜  
選宗子入侍帷幄以須嗣子之生以代  
皇嗣備師傅官承天而行意以定大分  
爲萬世計是歲慶曆幾年士大夫萬冀  
幸未發也故進議者皆出其後又爲時  
議數十篇縱論天下事學者嚮之公學  
博而守約思深而見遠觀古治亂明習

當世之務故其論偉然協於法議而達  
時之變可舉而行是時公以誣家居十  
餘年人知其寃哀其窮而公不自訟方  
以天下爲憂其言後多施用言者亦自  
爲功蒙褒顯而公已卒世亦莫知也公  
諱易占字不疑建昌南豐人故屬撫州  
以蔭爲太廟齋郎歷撫州宜黃臨川尉  
輕俠少年戒其黨與毋犯禁公之皇考  
治壽州其政如此而人莫知其所出夫



人之所難爲而公子父之所易蓋人以  
刑而公以德能伏人之心而不知其然  
所以善察能徙司法叅軍遷鎮東節度  
推官舉監真州倉以課遷太子中允太  
常博士知秦州如臯信州玉山二縣興  
學校以進善新官寺以臨衆治梁道繕  
置驛以奉行旅歲凶請糴于隣州以振  
飢明年公又請曰今幸歲一登然居者  
未完亡者未復而賦役如平時與凶年

等願緩一歲如臯賴公保其生業而近  
縣不勝其弊公事親將順其志有女死  
家貧不能歸逆喪以葬而調其孤爲吏  
信厚敏惠所居以廉稱信州錢仙芝使  
客過公諭吏民以惠客公謝罷之仙芝  
執愧怒以危法中公請御史出驗治仙  
芝坐誣公得罪而公卒不免公祖延鐸  
散騎常侍祖仁旺贈水部員外郎考致  
堯戶部郎中直史館贈諫議大夫妣某

氏公夫人周氏吳氏朱氏公子晔不仕  
鞏中書舍人牟安仁令宰湘潭簿布龍  
圖閣直學士肇吏部郎中女嫁承議郎  
關景暉南康主簿王無咎秘閣校理王  
安國江寧府教授朱景略祕書丞李中  
承議郎王幾宣德郎周彭孺一卒于家  
一再適王無咎凡女九人慶曆七年公  
年六十九道病卒于南京皇祐元年葬  
龍池鄉青風里源頭公以子恩累贈光

祿卿夫人分封京兆父城仁壽郡太君  
公子舍人謂其門人陳師道曰公之葬  
旣以銘載於墓中今幸蒙恩追榮三品  
復立碑於墓道以顯揚其勞烈明示來  
今是以命汝爲之銘師道幸以服役奉  
明命雖愚不敢其何敢辭退考次其行  
治慨然興歎其試何小其効何大邪及  
讀其書又有大者而未試也因書以逆  
志而又知其懷之有言言之有不盡則

其雄深偉竒驚世而善俗者猶其餘也  
世徒見其仕而不遇仁而不年以爲公  
恨此固命之適而士之常豈足道哉顧  
常以爲志不見於仕則發之於文文不施  
於今則必傳之於後有能行其言則不  
窮矣此公之志也其可謂盛哉故述而  
銘之以勵其子亦以自勵又以勵後人  
其銘曰

人之多言言不由德德必有言惟公之

賢嗚呼哀哉得時無命功名其餘夫復  
何恨何以觀德南阡之碑其言不忘後  
世之師公則已矣其言可試其誰終之  
在公孫子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陳師道無已

行狀傳附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字寶之徐州彭城人大王考  
諱承敏妣李氏王考諱宗旦贈工部尚  
書妣董氏仙遊縣君考諱洎三司鹽鐵  
副使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仙源縣太君  
慶曆元年以外舅潁公任爲太廟齋郎

歷徐州之沛開封府之雍丘主簿以父  
憂去復爲雍丘主簿忠武軍節度推官  
以母憂去復爲冀州觀察支使治平二  
年遷大理寺丞知隴州汧陽縣 神宗  
即位加太子中舍以殿中丞通判金州  
以國子博士通判絳州待次于雍丘熙  
寧九年四月戊申卒年六十故事選人  
用薦者五人爲京官先君罷雍丘舉者  
十有七人 仁宗恠其多也於是賴公



爲樞密使

仁宗務伸寒士抑執家乃

報罷其後罷忠武幕府舉者亦十餘人  
其上吏部如法餘不以聞也將見而舉

者免乃射冀州支使吏部奏抄而舉者

還故官

英宗即位始改京官君子以

爲有命先君罷沂陽人有薦君於丞相

荆公荆公書其姓名於便坐旣至使相

度百司利害久之罷歸吏部省吏謂君

曰固知君不辦此善事呂嘉問其進久

矣先君善事親導意順色親無憂勞既  
孤讀其書過其舊館流涕不食葬其三  
世二十餘喪舉必親焉教養諸弟嫁娶  
之視其子猶子也鹽鐵橐中裝直數百  
萬盡以與其弟仲弟悻悻語每侵君君  
不校也數至京師上書又訟于有司巧  
誣醜詆期以中君又欲殺其子君徙妻  
子避之不怒且怨也其後盡其產君至  
無以歸終不一言及坐事繫獄君數千

里收其孥以歸先君爲人仁而敬慎意  
豁如也曰行而畏人知者吾不爲也常  
咎吏肉潰而死終身不用小杖先君資  
廉儉以財交推多與人曰寧損我毋損  
人也所至正其圭田金州有漆林之征  
使視無林者罷之十去七八君爲沂陽  
承乏秦中于闐入貢幕府檄君閱其貢  
實還過縣見君識之曰官人在秦州諸  
部有獻搖手不受也旣罷沂陽鳳翔人

范長史請間出袖中金君避之金爲州  
阻遠多貨吏以致富至君知有廉吏先  
君在沂陽有訟其令陰事後令常畏惡  
之或謂君可因事以去之君曰士不畏  
義而畏人耶吾知守身而已先君居官  
如家用財如私事無難易行無寒暑晝  
夜無寢食遇事叢錯人不勝其煩意益  
自得治獄不以考掠能得其情所至以  
能聞去則有思其治雍丘最久思最深

見者指目聞者舉手其佐冀州守者任  
之州以治辦市人歌之先君爲雍丘主  
簿上奏曰雍丘尉氏六縣凡田百畝賦  
薪八束束爲錢二十錢爲粟三升始縣  
陶瓦以繕營舍使民占廢地伐薪以輸  
遂以爲常久之牧馬於其地馬入乃與  
民其後馬入焚其草以肥地而賦入如  
故易薪以錢易錢以粟今陛下哀畿內  
之民困於厚歛捐其租十之三而無名

之賦自如。有司不以聞。是上仁而下暴也。又曰。軍出戍邊。妻子病無醫藥。死則棄之。如犬馬。然傷士心。害仁政。宜加恤焉。先君在雍。立都。巡檢使嚴酷。人有告其軍變。先君行令。事召語尉曰。大事不可竟。衆心一動。則禍大矣。非靜亂乃助之也。聞其始事者十人。得而誅之。足矣。然不可力致。可計得也。今聲言盜發。境上過其門。使人諭之而去。計必遮留。教

其行罷吏士治行留亂人守則成禽矣  
既獲是夕獄具明日諭其軍曰罪人得  
矣餘毋恐一軍乃安先君在冀州主和  
糴商車合而錢竭故常閉糴居者操其  
權賤售而須厚價由是商者不行官費  
數倍君盡入之自爲券以質如期而償  
公私便之娶龐氏潁莊敏公之女封安  
康郡君生三男師黯監壽州酒稅師仲  
前下邳主簿師道潁州教授二女淑嫁

左司員外郎張舜民媛嫁章珙以元祐  
七年五月某日葬于彭城縣白鶴鄉呂  
柵村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龐姓單成武人曾考文進妣陳  
氏王考格國子博士妣邢氏故事宰相  
追爵三世皆贈三師兩令秦魏國公楚  
燕國夫人考籍皇祐初平章兩省事昭  
文館大學士來西平南完好兩邊登降



良否百職具舉其後以太子太保致仕  
封潁國公謚莊敏贈司空侍中始魏公  
官徐潁公與曲阜孔道輔從先大父游  
魏公語潁公曰陳氏子君子也必與之  
好潁公娶邊氏封秀國夫人樞密直學  
士肅之女生夫人而歸于陳氏夫人慈  
儉勤直苟尊矣雖貧賤必敬微矣雖貴  
富不下言色由是内外向之時日祭祀  
雖老不懈然方質不語怪神蔡虞氏女

傳一世以爲仙名人偉公皆降下之而  
夫人不以爲可後而果然仲父侵君夫  
人至辱夫人之親夫人不校也其後仲  
父繫奉天獄先君收其孥而夫人與之  
有恩及仲父死不幸旁無妻子其死事  
皆親焉曰先姑之私何敢怨潁公之姊  
爲趙氏婦及孫而絕與其夫子藁殯山  
陽久而殯壞夫人過之力不能葬爲治  
完之而歸告其親使舉之而莫得也先

君以家貲讓羣弟畜孤振窮歛死恤終  
夫人同之不以累其夫先君卒貧不能  
家夫人以大家子就下養人以爲憂夫  
人安之不以累其子年高而家益貧從  
其不肖子就食河北舟及鄆之東阿年  
七十七而卒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也始次東阿未及步並於商舟夜有大  
星如丹如橐出芒下尾墮於商舟之上  
夫人之前夫人晚奉釋氏修淨土行自

疾至終卧必西向病不知人誦彌陀不  
絕口皇祐六年穎公奏封南安縣君嘉  
祐八年公薨加恩諸子進封安康郡君  
先大父諱洎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  
郎先君諱琪國子博士通判絳州三男  
子師黯光州光山令師仲河中司錄叅  
軍師道江州彭澤令兩女子淑嫁陝西  
轉運使直祕閣張舜民媛嫁從母之子  
章珙皆先卒先君之喪高郵秦觀爲銘

焉而不克葬及夫人卒以其年七月甲子奉兩親之柩葬於彭城白鶴鄉龍山之陰先大父之兆次於是秦公在淮江湖浙之南閩東粵之兩界以日月之餘不克附於先君之銘其不肖子師道茹哀忍死敬具其大者請銘於儒先生而書之異石置諸室之右玄

賀水部傳

賀亢世莫知其年與其邑里仕石晉爲

郎 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巾裹謁於  
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某帝故知其  
仙者夜閱榜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  
每爲 莊獻皇后言之以爲恨天聖中  
賀使其弟子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釋  
像直數千萬后恠之召問澄澄以師對  
問師曰賀也后亦大驚問今安在可得  
耶澄曰在淮南使臣有獻固願見也后  
喜過望遣使隨澄求之淮南與俱來后

爲幸洪福寺見之其言皆人所難切於  
時者后不樂寵之亦不擧也沂人喬全  
得惡疾且死遇賀得藥曰服之可不死  
然欲不止疾當復作全富家子年少旣  
疾愈即娶婦疾果復作全大悔乃出其  
婦去家求賀數年乃見澄方全見賀時  
澄在旁故識之澄曰賀不可得見也全  
涕泣隨澄冀復見賀歲餘澄曰賀使復  
與汝約可復相見全叩頭如約澄乃引

全見之東山使給薪水久之疾愈熙寧  
中東坡居士爲密州歲大旱請雨常山  
旣歸而兩居士却蓋以行賀從道旁見之  
以爲可授道也欲往而疑無素乃止元  
祐二年全年八十餘矣見居士於東都曰  
賀不忘君語數及之已而求去曰賀約  
歲首過我於龜蒙不可失也居士因全以  
詩寄之後全復來出賀書曰將使若人  
通言於君若人居士向所見異人而人無



知者世言道家爲方之外而賀獨喜與  
人事豈世之所稱自爲不足而賀之道  
又以及人耶不然老氏之道同於楊朱  
難與儒釋並矣賀一見東坡欲彊授之  
士之求仙自修足矣而世方區區弊精  
神卑詞厚幣以致四方之士而幸一得  
是果足以得之耶其不爲賀笑乎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其與謝對並笑貫之見東坡笑謝為之  
 不必又入相不幾笑文之能固為勝米  
 入事其曲人其辨自然不致自贖人其  
 其與謝對並笑貫之見東坡笑謝為之  
 不必又入相不幾笑文之能固為勝米  
 入事其曲人其辨自然不致自贖人其  
 其與謝對並笑貫之見東坡笑謝為之  
 不必又入相不幾笑文之能固為勝米  
 入事其曲人其辨自然不致自贖人其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陳師道無已

上樑文致語

披雲樓上樑文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  
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號輔郡遺澤  
未息猶有陶漁之風王化既成更同齊  
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  
豪傑間出地滋懇闢歲嗣豐穰里無愁

歎之聲吏絕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  
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高事非過制斷  
長續短費不及民林宇靚深稱吏民之  
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  
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  
二老當年富貴有三公  
拋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濟已作豐  
年兩暑飲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  
安近送日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鬪及  
明時千里河山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岌嶷建千丈房心璀璨近  
簷楹海岱摧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  
自忙鼠蝠旋墻不容罅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

宿塗行夜無風露之警益繅鍊割家有  
囊廩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商旅四  
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  
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立春致語

東風應候欣逢草木之榮廣坐稱觴樂  
見太平之日恭惟某官英才蓋世偉行  
絕塵名義甚都掩四科而著目談評詣  
理傾一坐以趨風政已頌於中和人樂

聞於鍾鼓爰因令節肇啓華筵賓席雍  
容願上使君之壽妓圍窈窕爭唱舍人  
之詩願紓下情敢獻口號

口號

霏微臘雪不霑塵收拾陽和作早春一  
坐盡傾歸盛德四時難得是佳辰鬢邊  
絲勝年年好樽下歌聲日日新一笑難  
逢時易失杯行到手莫辭頻

上元致語

佳辰行樂爲平世之勝游清夜觀燈與  
斯民而同好恭惟某官寬猛相濟忠孝  
兩全聲烈暴乎四隣氣節蓋於一代爰  
因令節迨此暇時聊爲秉燭之遊用作  
豐年之觀扶老攜幼樂聞鍾鼓之音疊  
足排肩願見衣冠之會敢忘薄陋復此  
敷陳

口號

歡聲喜氣塞康莊妙舞清歌樂未央此



節定知隨意好今宵端復爲人長粧成  
粉白生春色酒瀉鵝黃射燭光報荅風  
光須一醉從來千騎貴東方

請黃提刑致語

西臺報政初聞五月之成東部向風遽  
失二天之庇是陳七獻之禮以爲一日  
之歡恭惟某官偉節照隣清風肅物有  
周公之才美謙以自居如顏氏之孤高  
敏而好學用經明而治水以德盛而祥

刑果自東藩就更北道某官敦平生之  
好盡賓主之情願陳衆志之詞以紀一  
時之盛

口號

當年天下無雙譽此日朝中第一人坐  
使黃流隨指顧即看丹閣盡精神天威  
行復朝三接和氣今如物再春肯駐行  
軒慰離索聽歌舉白莫辭頻

興龍節致語

臣聞千齡接統爰開後聖之期萬類勃  
祥宛同先佛之日永惟昌運屬此休辰  
四海交歡同聲稱慶恭惟 皇帝陛下  
由獨智之聖以庶物爲心眷武自天文  
明燭物有堯舜之仁而博施濟衆學文  
武之道而居安資深刑政竝修登斯民  
於壽域干戈不用還千里之故封方當  
隆盛之期迨此誕彌之日凡茲臣庶孰  
不傾瞻臣幸以賤工構斯盛旦願効封

人之祝顯陳大雅之詩

口號

劍珮聲來合玉除  
騏驎煙上暗金鋪  
近臣先識天顏喜  
九奏初知晝景舒  
東海爲田將幾見  
南山稱壽已三呼  
欲知帝力今多少  
醉舞行歌塞道塗

對廳

知府大夫材德絕  
人威明繼古政在循  
良之上名與日月而馳慶  
吉且之在茲

合羣心而同樂敢忘薄陋願効榆揚

口號

黃堂窈窕慶佳辰密坐雍容合搢紳廣  
樂充庭如在夢歡聲着物似逢春瞻天  
已祝無窮壽盡醉爲期莫計巡平世難  
逢身易老嶺梅初破酒方醇

勾曲

輿情已徹廣樂方陳金石同和宛若清  
都之奏魚龍並聽真作洞庭之音上奉

威顏後部合曲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二十終

## 跋

陳師道（公元一〇五三——一一〇二），北宋詩人。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後山居士，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元祐時，先後由蘇軾等薦為徐州教授、太學博士。紹聖初，又因蘇軾余黨的罪名謫遷江州彭澤令，因丁母憂，未成行。後召為棣州教授，除秘書省正字以卒。

陳後山是北宋後期的重要作家，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最早學文於曾鞏，學詩於黃庭堅。與蘇東坡、秦少游交往甚密，世稱為蘇門六君子之一。他的詩文因曾鞏和蘇軾的力薦而稱名於世，而最有影響的是詩歌。在反對沿襲晚唐五代萎靡文風的「西崑體」方面，他與江西詩派的作家們一起，起了積極的作用。

江西詩派的創作主張是「無一字無來處」（黃庭堅《答洪駒父書》）、「不犯正位，切忌死語」，因而創作態度認真，遣詞用字嚴謹，為後人所稱道。但由於生活領域不廣闊，一味「搜獵奇書，穿穴異聞」（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孤立地

講究技巧，追求新奇，對當代和後世也有不良影響。後山在創作實踐中，發現與江西詩派的創作主張有矛盾，欲以專心學習杜甫以求得解決，但終因局限在技巧方面，仍未能擺脫江西詩派的桎梏。他一生仕途坎坷，生活上處境貧困。窘迫的遭遇，不能不對他的創作有所影響。今天，我們閱讀他的作品，還是能讀到不少既有真情實感，而又不追求文字深奇的篇章。

後山詩文集的刻本現存以宋蜀刻大字本《後山居士文集》為最早。刻本前有謝克家序，收詩六卷，文十四卷，半頁九行，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邊，字大如錢，古樸大方，刻印俱精。與《蘇文忠集》、《蘇文定集》、《淮海先生閒居集》版式如一，同為南宋時期成都眉山地區的刻本。迭經明清兩代著名藏書家朱鍾鉉、梁清標、姜宸英、翁方綱、吳榮光等鑒藏。最後為吳縣潘氏滂喜齋後人所得，建國後始歸北京圖書館收藏。

流傳至今被認為陳後山較好的詩文集，還有明弘治本《後山先生集》三十卷、

清雍正本《後山先生集》二十四卷、清光緒本《後山先生集》二十四卷等。各書雖



或有增輯，但俱失真面。如弘治本《後山先生集》爲明弘治十二年潞州令馬噉刻本。書中王鴻儒序云：「是書無別本校證，訛字頗多，觀者以意讀之可也。」事實確是如此。明本雖十分罕見，但文字訛奪很多。其它如雍正本、光緒本都由弘治本而來，唯蜀刻本可校正通行本「不下千百事」的錯誤，由此可見此刻本的價值。現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以影印出版，廣爲流傳，讓古典文學的研究者、愛好者得以見到它的真面目，不能不說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此書原缺第六卷第二十二頁，據目錄爲詩《晚興》的最後兩行，《宿齊河》、《別劉郎》、《趙巖》、《雞籠鎮》和《東阿》（詩題）各首，共十八行。現據宋刻本《後山詩注》將所缺補錄於後，以供參攷。

誰初教鮮食 澤竭未能休

宿齊河

燭暗人初寂 寒生夜向深 潛魚聚沙窟 墜鳥滑霜林 稍作他方計

初回萬里心 還家只有夢 更着曉寒侵

別劉郎

一別已六載 相逢有餘哀 公私兩多事 災病百相催  
無酒與君別 有懷向誰開 深知百里遠 肯爲老夫來

趙巖

一市萬人聚 四衝千里遙 胡然不作邑 兼自可成橋  
羣盜去無跡 諸家壓不驕 由來天下事 浮議易傾搖

雞籠鎮

河市新經集 雞籠舊得名 初聞北人語 意作故鄉聲  
客久艱難極 情忘去就輕 空虛仍廢忘 何以慰諸生

東阿

薛殿璽 一九八一年十月於北京圖書館